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二回 巨商闊少一諾千金 冶業娼條深情蜜意

卻說陳少鶴陳大在群玉坊碧玉樓家，同房間裡的騷大姐阿金姐剛談得興頭，恰好碧玉樓謝秋雲出堂唱回來。陳大連忙瞧看時，卻是長長的身材，胖胖的臉兒，打量她年事，大約有二十左右。阿金姐道：「該位就是倪搭耐常常說起格陳大少。」秋雲也莫名其妙，但順著阿金姐的口氣鬧熱了一陣（絕倒）道：「阿是陳大少搭倪吃雙雙台。」阿金姐哈哈笑道：「倪格先生末該節剛剛出來，一點點關子才勿懂得來，陳大少末早搭倪吃雙雙台，今早末週三少格檯面停歇歇，陳大少末叫耐格本堂局，只怕陳大少高興起來，就此連兩場和，也勿曉得個耐做子陳大少末要破例哉！倪看得煞耐來浪。」說著又對陳大道：「大凡客人同先生篤落個相好，定規注定來浪格，前世裡就有緣份來海格，耐試倪一句話來浪俚做子半節把格生意，倒說五、六十戶客人，一個也轉俚勿動個念頭，阿要笑話嘎，俚竟勿是來浪吃該碗飯哉，竟是收子清節堂哉！」（阿金姐伶牙利齒，狐媚惑人。陳少鶴安不墜入玄中？阿金姐雖是靈利，然作事蠻乾，後來吃虧，都是自己弄錯，啞巴吃苦瓜，沒處申說，亦極可憐。）這當兒的陳少鶴陳大已心花怒放，喜氣洋洋，涎著臉道：「我雙雙台都肯吃，就是四雙台、八雙台、八八雙台也肯吃，只怕先生不要。」秋雲忽地直滾到陳大懷裡道：「阿是耐說格，倪勿要耐吃格。」（活畫出一個濫污婊子來）阿金姐笑道：「陳大少耐阿，相信來停歇歇，格格本堂局，阿好意思說勿叫來。」陳大沒口子的答應道：「叫，叫叫，叫，叫叫叫，一定叫。」秋雲道：「格末酒呢？」陳大又道：「吃，吃吃，吃，吃吃，一定吃。不過酒是喝的，吃了酒，那是不過去的。」秋雲道：「舍格勿過去，你勿懂格，耐倒說說看。」陳大道：「酒字底下也沒第二個字呢。」阿金姐道：「放心放心，包來我身浪末哉！」陳大笑道：「先生不肯嗎？橫豎有你打底呀！」秋雲羞著陳大的臉道：「勿要耐格面孔極得來，耐勿要勿放心，耐明早搭你吃酒，阿要今夜頭就住來裡，難終放心哉！格格八八雙台，弗怕耐少一台嘎。」阿金姐拍手大笑道：「那哼那哼，我原說緣份注定來浪格，阿有舍強格，先留，耐阿大少住夜哉！難是無啥說頭哉。讓我算，八八雙台是幾化檯面嘎？八八六十四，再加一倍，兩個六十四，是二六一十二，二四得八，一百二十八台酒，五百十二塊洋錢下腳，一千二百八十塊洋錢菜錢，共總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塊洋錢，勿多，二千洋錢也勿滿！」陳大道：「連住夜，二千洋錢，二百零八塊下腳，也可以了。」秋雲道：「拿得來二千洋錢？陳大道：「嘎，我倒定規要做做煞佬哩！」說著，在小皮包裡找出兩張一千元的匯豐銀行鈔票來，向煙盤裡一放道：「拿去。」秋雲一看當真的做出來，心上又是歡喜，又是發愣。這個當兒，只聽得底下相幫的喊一聲：「阿金姐，三少來！」阿金姐一聽週三來了，便拿兩張鈔票向衣袋裡一塞，對秋雲丟了一眼，秋雲便在陳大的身上趴下來，陳大也只裝著抽鴉片煙。週三已興匆匆的一路嚷進來道：「檯面擺起來，檯面擺起來！」秋雲道：「耐來浪陸搭用酒，啥勿來叫。」週三道：「不要羅蘇，快拿請客票，局票來寫。」那陳大笑道：「老三，風頭建得狠哩。」週三便道：「噢——噢！陳老大，陳老大，失照，失照，得罪，得罪。先拿請客票來。」陳大撇了一撇嘴，道：「怎地麻亂？」週三道：「並非並非，孫直夫孫九大人他馬上要來了，應酬我的檯面，所以忙些兒。」陳大冷笑道：「你原來請這闊人，何苦？來只是捧熱屁，老朋友就沒有了。」週三道：「荒唐，荒唐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原諒些兒。」（活畫，滑頭喜懼交集。）陳大很不舒服，道：「阿金姐，亭子房間裡空嗎？給我端整一副煙盤，這樣罷，我寫一張條子，叫相幫的送到青蓮閣去，煙缸、燈檯一起拿來，好好兒的過癮哩。」阿金姐連忙答應，獨怕衣袋裡的兩張要討還，因此什麼都肯。就是秋雲的心，也只在陳大身上，想到這個陳大少，要算最闊了，那小皮包裡頭這麼一千元的鈔票，三、四十張在裡面，從來不曾做過這麼有錢的客人，不知道方才的說話，是真是假。至於週三，本來不很合意的。往往頭大尾巴尖，大話小結果，說得話靠不住。不過同阿金姐有甚糾葛罷哩，聽說阿金姐的妹子，叫做小蘭芬的，上一節嫁的一個候補道齊大人，家裡很有錢，只消有人討保，就肯借出錢來。那週三，迷住了阿金姐，問齊大人借了五千銀子，阿金姐做的中保，我看阿金姐，將來不得了！正在那裡呆想，聽說陳大要亭子房間裡去抽煙，便忙道：「空格空格。」一手牽了陳大，到亭子房間裡來。週三正忙著，竟沒知道。

且說那亭子房間，終是排的外國傢伙，只見那跟局大姐阿四寶，橫躺在外國牀上，阿金姐詫異道：「耐躺來該搭，怪道堂唱居來子，影也勿見，阿好來浪嘎，陳大少，要來吸煙哉。」阿四寶沒精打采的站起來，伸了一個腰，又向小房間裡去了。阿金姐道：「俚勿知道，噢是啥格花頭哉。」秋雲道：「勿要說起，就是坎坎出格，格格歪頭阿魏格堂唱，格格歪頭阿魏，來浪檯面浪，勿要俚格面孔，叫啥定規要問阿四寶，借十塊洋錢，阿四寶除搭來十塊洋錢嘎，牛結牯結，子半半失業。」（諧聲半半失業，猶言好一回工夫也。）阿四寶說：「只有四塊幾角洋錢來裡耐要末，拿子去倒惹格。」格格歪頭阿魏說：「耐說說末終是無撥洋錢，無撥洋錢，若使真格無撥洋錢末，耐該號花緞困身子，做俚做啥嘎，阿是勿要洋錢格，還是陸裡個瘟生搭揸得來格，我也曉得耐噢有路道來浪哉。耐要搭我拆末，也好說格，你聽聽，是火得來，還有格阿四寶末，真真霉得來，直是賭神罰咒格說，勿有啥路道：格格困身子，格料作末，綢緞莊浪向除來浪格，來浪生意浪末，勿得勿然繡格該點點面子，勿然末，客人睬看子，像啥嘎，終算長三浪格跟局阿姐，衣裳才著勿連牽，個是坳勿起該盤格台。而且先生格面子，也帶壞哉，並勿是洋錢多來浪，要打扮嘎，格格歪頭阿魏，實頭是流氓哉！倒說洋錢勿有末，戒子借一借，一個勿留心，拔俚脫了一隻金戒指去哉。格只戒子末，並勿是阿四寶格，原是沈大少格，俚咪攞白相，拿來戴來浪格，耐想沈大少噢勿是你格客人，原是客人格朋友，不過攞得慣哉。到底是客客氣氣格，倘忙沈大少，一時頭裡跑得來，要該只戒子末，拿啥物事還俚嘎，俚篤兩家頭，噢勿有啥花頭格，可以硬吃下來嘎，阿四寶就為子，該格一件事體末，氣煞來浪，格讓俚歇歇罷。」阿金姐聽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阿四寶末，真真前世事哉，橫豎也無啥說頭格哉。」陳大道：「這個什麼姓魏的，端的混帳的狠了，我抱不平，定規還要倒倒他的蛋哩！」

正說著，小大姐阿巧拿了一套很精緻的煙具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陳大少，該格物事，阿是耐格。」陳大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是你去拿的嗎？那邊可有什麼朋友嗎？」阿巧道：「無撥啥人來浪，有一個來浪看書格，阿是耐格奶奶嘎？」陳大搖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。」（誰那一個悶葫蘆幾時打破。）說著又對秋雲和阿金姐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你們不知道依得我呢，不依我？」秋雲、阿金姐聽著陳大說得鄭重，異口同聲的道：「耐陳大少爺吩咐倪，阿是有該格膽量，說勿依呢啥。」陳大道：「那孫直夫，也不過是個生意人罷哩，不過拍拍官場的馬屁，捐了一個道銜，手面闊些。若講到實際上頭，只怕三四個孫直夫抵不到我一個陳少鶴，我也捐著郎中呢，官位上頭也沒甚高低。你瞧那週三，直捧得他這等地步，亂些什麼來呀，我最討厭的是這種樣子，你我若是真的要做，我橫豎說過了，洋錢也收了，我就要爭一口氣哩，讓他去吃這雙台。秋雲只陪著我，不許去應酬一下子的檯面，假如週三不答應，充其量不過一個不開銷罷哩，別的花樣是沒有的。我陳大少償還你們，萬一有甚花樣鬧出來，哪怕天大的事件，終是我陳大少包圓，就是了。不要說包你們這一遭兒，只要我陳大少歡喜，包你們一輩子，也稀鬆百懈的事。」阿金姐沉吟不語，秋雲滿口答應。（於斯足徵，秋雲之能，在阿金姐之上。捨短用長，棄小取大，秋雲往往有此盤算。）阿金姐見秋雲答應，也就連連答應，（心領神會矣，兩個狠人算計一個不經事的少年，少年安得不翻倒哉！）不但秋雲不到大房間去走一趟，連阿金姐的影兒也沒有了。

時孫九、王八同著七、八個都是商界上的闊人，不是什麼買辦，更不是什麼總理。這時節的周子言週三臉上飛金，忙個不了，只不見秋雲、阿金姐兩個人，詫異道：「秋雲呢？」那些做手道：「來浪來哉，來浪來哉。」及至檯面擺好，單待入座了，還沒見秋雲來應酬，並且阿金姐也不見。忽又想起陳少鶴陳大，哪裡去了？敢是溜了嗎？便又問道：「陳大少呢？」阿巧答道：「來浪亭子房間裡抽鴉片煙。」王八接過來說道：「可是陳少鶴嗎？他如今是寫意了。聽說他老子死了，還沒終七哩，小老婆弄了五、七個了，銀子十來萬丟了。」有位姓卞的，接過來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中國人發財的機會到了，只在這幾天就要發表了。」週三最是關心，忙道：「甚麼機會呀？」那姓卞的說道：「這兒還不好說哩。」（我已明白了）週三把一個卞字吟哦了五七遍，也推測下來。

苦的是，新朋友又是孫大人同來的，不好追問個明白，只得記著就是了。於是又對王八道：「你去對陳大說，要坐了，癮也想過足了。」王八便跑到亭子房間去。一剎兒即便退出來，笑對週三道：「你自己去罷，那種把戲我都看不慣。」週三滿心詫異，忙向亭子房間來。第二回畢。